

9 刘炜接过大鲨鱼指挥权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482 期 | 2020 年 6 月 27 日 / 星期六 首席编辑 / 李 伟 视觉设计 / 姜云阳 编辑邮箱: xmwzb@xmwb.com.cn



让 **传统文化** 活起来

行走洋房赏雅趣 坐卧江边唱千年

在时尚地标看昆曲表演别有韵味

新天地一号的老洋房里,着长衫的“林语堂”走出,仿佛画外音一般,讲起自己偶然翻阅的《浮生六记》,引导室外观众走进厅堂,在昆曲的世界里感受清代文人之雅趣。黄浦江边,昆曲净行名家吴双撑着一把油纸伞,以昆腔唱起了千年以前的诗词。这几日,在焕发新生的时尚地标里,千百年的文学作品跨过茫茫时空,与昆曲来了一场跨时代的对话。

行走着,唱着

这两出昆曲演出,一来自表演艺术新天地的邀约剧目,一来自吴双多地巡演的演出品牌。形式感十足,新鲜感十足。《浮生六记》原是苏州沧浪亭的文旅驻演项目,每周六上演,票价高达 1580 元,剧场版(又名风花雪月版)演至法国巴黎。这次在新天地上演的,是为新天地一号会所量身定制的厅堂版,也称布衣菜饭版,免费对公众预约开放。

屏风一般的白墙连接两扇玻璃门,成了上场门和下场门。古朴的场地内有潺潺流水和江南园林景致,二楼的雕花走廊、台阶、青瓦白墙都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舞美布景。移步换景间,沈复追忆着与芸娘共同生活的片段,悲欢离合,一眼万年,妙趣却又融于一簞食一瓢饮中。苏州布、苏州衣、苏州菜、苏州

的馄饨担,撰为四折“布衣菜饭”,可谓芸娘所说的“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,不必作远游计也”。

而在 1862 时尚艺术中心里上演的《唱着唱着几千年》,千年的唐宋诗词化入昆腔,《声声慢》《菩萨蛮》《相见欢》……长短相间,依字行腔,吴双照着《碎金词谱》还原出这些诗词当年的面貌。吴双和演奏家们隐匿于观众席中,缓步走向舞台,时而在乐池吟诵着柔情似水,时而在拉开的大幕中,伴着倾泻的月光和富有韵律的鼓点挥洒豪情万丈。

优雅着,年轻着

观看《浮生六记》的观众在候场时,会先被邀请至甜品台品尝一杯清甜的黄酒和几味苏式小点。艺术家吴思骏为剧目创作的《兔女郎樵雪系列之浮生六记》画作也置于显眼处,演出尾声,三位青年音乐家燕小侠、

宋臣、金莉莉组成的“浮生乐队”现场演唱剧终曲《青衫》,用余音伴随着观众踏出这隔世的梦,融于闹市间。

1862 时尚艺术中心为观众准备了一张手写的欢迎卡,每一位实名购票的观众,都会在座位上收到自己的专属卡片,“你回来了,真好”,寥寥数字,情意绵绵。现场的观众,有身着传统服饰、头戴簪花的年轻女性,更多的是带着孩子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家长。散场时分,不少家长问身旁的孩子是否喜欢,是否以后打算追随上海昆剧团的大戏演出。还有家长想送孩子去学习古筝和琵琶。

尽管昆曲已有六百余年历史,在这样的鲜活演绎下,却始终洋溢着年轻。非遗文化昆曲与重建后的石库门以及老船厂相遇,传统与现代交错,千年文化精粹,直抵心底。
本报记者 赵玥



马上评

“声”入人心

□ 华心怡

“老祖宗的好东西”,如何保护,如何传承,如何发扬,一直是传统文化在新时期、新世界里的新课题。无论是“中国诗词大会”,还是“汉字风云会”“国学小名士”“诗书中华”等综艺,都是希望让这些古旧的东西在更广阔的平台上,得到关注,得到欣赏。“老祖宗”嫁接“新土壤”,才能让新的文艺之花盛开。

所以,《浮生六记》走进了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,如今又来到了上海摩登地标新天地。所以,千年唐宋词化成水磨调,伴着月光和鼓点,“声”入人心。借景,沉浸,跨界……种种尝试都是一次次探索。形式不同,语境不同,情绪不同,但不变的是个中精华。这是中国文化的底蕴与底气,经千年仍能引发共鸣。

生命力不止,在于文化艺术本身的美丽与魅力,而其终极表现便在于是否在每个“当代”都能拥有知音,尤其是年轻的知音。新与旧相融,并不是赶时髦,摆摆噱头。非遗文化昆曲与重建后的石库门以及老船厂相遇,如果这样的一场新旧碰撞能够引来一些孩子的兴趣和追捧,便是意义所在。



昆曲名家吴双——

抖音遇冷不气馁 只为拨动那根弦

看,索性把聚光灯投射给大鼓、古筝、笛箫、中阮、钢琴的演奏家们。

座椅上的“你回来了,真好”手写卡片,是剧场的心声,也是吴双的心声。若不是疫情,在传统天地忙得脚不沾地的吴双或许没有闲暇做这样一台演出。从 5 年前开始的《双声慢》系列到现在的《唱着唱着几千年》,都是吴双和朋友夜半碰撞出来的火花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,是吴双的老朋友宣振兴在饭桌上听他随口唱了几句宋词,认真地对他说:“请你把老祖宗的东西还给我们。”词唱系列音乐会就此一发不可收。

台下的观众,最常见的是 3 至 7 岁的孩子及家长。返场曲目前,吴双问了一句,有没有人知道要唱什么。一片沉默反倒让他欣喜:“好!都是新观众!”在中学做普及讲座时,吴双唱了一句流行音乐版的“明月几时

有”,随后又唱了一句昆曲版的“明月几时有”,学生们无一例外更喜欢后者。昆曲的一唱三叹,以及对于字、腔、韵的玩味,让其文学性和音乐性结合得至善至美。吴双感叹:“昆曲从几百年前的流行文化变成如今的小众文化,只是因为大家心里的那根弦还没拨到,拨到了,观众就过来了。”

今年没有演出的时候,上昆很多艺术家参与了抖音“艺起前行”活动,发布自己居家练功的日常。吴双也不例外,从录制老少咸宜的《射虎记》开始,上线给网友讲故事、猜谜语。一段 5 分钟的视频,吴双要录上数十次,耗上一天。坚持了几个月,最多的一条抖音视频也只有 160 个赞。吴双倒也不气馁,没有人看他也要做,不是为了引流,而是给自己多一次练功的机会。他说:“短视频让我又多了一个努力的方向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文体人物

如果是冲着上海昆剧团的花脸名家吴双来看昆曲唱词会《唱着唱着几千年》,大概你会有个疑问,这个哪怕跑龙套也能抢戏的戏痴,怎么当起主角,连追光都不给自己打一束?甚至第一首词《忆王孙》都开唱了,大家才从观众席间发现吴双的身影。

他倒也不是刻意将自己藏起来。散场后,吴双从化妆间推门而出,行至 1862 时尚艺术中心依傍的滨江边,穿着白汗衫、运动裤,没有了净行标志性的脸谱,他就像个来遛弯的普通市民。谈到舞台的设计,吴双说,几十年的科班训练,一唱起来总是龇牙咧嘴,于这样的清唱会,若是光太强,实在不好